

| 文學大未來：
世界文學館

| Bigger Picture:
World Museum of
Literature

我們需要很多的 歷史才能產生 一點的文學

It Takes a
Great Deal
of History
to Produce a
Little Literature (二)

召喚你心中文字靈的舉動，才是文學博物館在延續文學火種時最重要的儀式。

Text by 黃心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系副教授)

Images: 國立臺灣文學館、Andreas Lamecker、Svklimkin

參觀博物館已經是現代人生活和旅遊不可或缺的地方，不過對於博物館的定義，隨著時代的遞移，定義也會因應當時的社會環境和觀點有所調整，但中心的本質依然環繞在，大眾、保存、研究、詮釋人類和環境有形和無形資產。在開始介紹以文學收藏和展示的機構前，將由博物館學專家，現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系副教授黃心蓉，來介紹在文學範疇裡的博物館，或是類似機構，是如何運營和推廣的。

最經典的文學巨作也只是一本不按字母順序編排的字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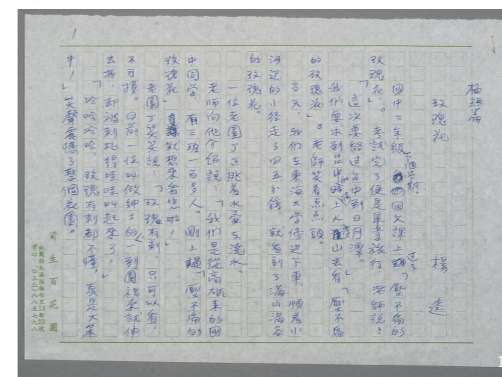
——尚·考克多 (1889 ~ 1963)

文學泛指書寫的作品，尤其是具有長遠藝術價值的書寫作品，也有些定義把文學擴展到口語作品。寫作者用你我都熟悉的字彙，拆解排列出千千萬萬可以是寫實，也可以是虛幻的小說、詩詞、散文、劇本等。大抵我們對故事總有一種騷動探知的好奇，只要不停地有人創作，就不停地會有人閱讀。當印刷術出現，文本大量複製、傳誦變得容易，文學與生活的緊密嵌合已然產生。

文學是對生活的先導預測。——王爾德 (1854 ~ 1900)

國際博物館協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的文學與作曲家博物館國際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Literary and Composers' Museums) 把文學博物館分成幾個類型。

1. 文學家博物館：通常是由文學家故居改建而成，如莫斯科的托爾斯泰博物館 (Leo Tolstoy Museum)、美濃的鍾理和紀念館。文學雖然取材於人生，但文學有時卻先於人生，所以文學中不朽的角色也可能從書頁跨入塵世，成為展覽焦點，如倫敦貝克街 221b 號在柯南·道爾 (Conan Doyle) 筆下是福爾摩斯的寓所，貝克街真的有 221 號後，福爾摩斯博物館就理所當然地進駐其中。又如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 (Orhan Purnak) 的純真博物館 (Museum of Innocence) 一書出版於 2008 年，2012 年，實體的純真博物館在伊斯坦堡開放，讀者憑書得以免費入場。因為文字，虛擬與真實間的遊走從此輕巧自然。



1 楊遠的〈玫瑰花〉手稿是臺灣文學館所藏 15,000 多份手稿之一。(圖片提供：國立臺灣文學館)
2 藏品保存維護是文學館重要的幕後工作。(圖片提供：國立臺灣文學館)

2. 一般文學博物館：多半關注某個地區、語言或體裁的文學發展，如臺南的臺灣文學館關心臺灣文學的開展，比利時安特衛普的文學之屋（Letterenhuis）展現以法蘭德斯語（Flemish）寫就的文學；東京俳句博物館致力宣揚的則是每首 3 句共 17 音的日本獨有文學形式。

3. 文學地景型博物館：是比較接近生態博物館概念的博物館，比如說碧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在英國湖區完成了數本彼得兔（Peter Rabbit）的童書，碧翠絲·波特博物館的管理單位除了她的居所外，也受託一併管理周遭的土地、農場及小屋，徜徉其中，猶如走入 20 世紀初波特小姐所見所繪的鄉野家常和湖光水色。

我將自己攤成稿紙，讓歲月前來點苔。——簡媜（1961～）

像其它博物館一樣，文學博物館的主要職責也在典藏、保存、研究和展示。因為彼此都懷抱推廣文學的熱忱，許多文學博物館且和作家協會或圖書館關係密切，但圖書館旨在收藏印製完稿的成品，文學博物館則更強調文學生成勃興的階段。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曾說：「我們需要很多的歷史才能產生一點的文學」（It takes a great deal of history to produce a little literature）。既然醞釀的過程如此之長，日常所遇所記所用的圖書、信函、照片、錄像、日記、文物都有可能船過留痕，即使不是直接的靈感素材，也協助了作者內心稜線的成形。另外，修改塗抹保留不同思緒斷面的手稿更是文學博物館優先爭取的典藏標的。由於收藏範圍廣泛、藏品內容多元，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做法是對作家整批捐贈的物件設有獨立文庫，共有巴金文庫、冰心文庫等百餘座文庫，是世界最大的文學館。

典藏中大量的文獻資料使得文學博物館在保存維護工作上多以紙質為重。工業革命後機械所造的紙張普遍含酸性物質，泛黃、髒污、破損是最常遇見的狀況，只有穩定合宜的庫房條件才能減緩其劣化。不過文學博物館保存維護的對象不僅限於紙質物件，如英國莎士比亞出生地基金會（Shakespeare's Birthplace Trust）還是英國登記有案最早成立的歷史建築保存社團。19 世紀時有美國馬戲團主出價願將莎士比亞出生地買下，一磚一瓦運回美國重組，經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人奔走募款，英國



終得保住文豪所居的 16 世紀木屋。現在修復後的出生地及莎士比亞家族先後住過的數棟房舍都已成為基金會經營的博物館。

有了好的藏品，博物館還要有好的研究，才能厚積學術的能量。如北京的紅樓文化藝術博物館，依書建園，由園建館，完整再現了紅樓夢中大觀園的場景，不過如果沒有紅學研究為底蘊，華麗的亭臺樓閣也不免空洞。臺灣文學館建館時間雖短，但在研究上則著力甚深，從《全臺詩》的編纂到《原住民族民間敘事及祭典儀式》書目資料庫的建立等，為臺灣文學的歷史建立飽滿脈絡，也為有志進一步研究的同好提供了入門的路徑。

典藏、保存、研究等幕後工作，經過轉化最終會成為觀眾眼前的展示。如果圖書館是相對隨興的空間，可以讓讀者從墨香紙潤的書庫庫藏中任意挑選所愛，博物館無異是精準編輯的場域，展示必須經過策展人審慎的主題設定及物件選擇，方得呈現。文學博物館雖有大批平面的文件、手札、善本書，但為了避免視覺單調、發揮語言特性，常會利用朗讀或訪談聲檔豐富感官饗宴，三維的展品或書房屋舍一隅也有能將觀者平行抽離到靜定時空的魅力，加深體驗層次。如美國作家博物館曾在介紹詩人默溫（W.S. Merwin）有關棕櫚的作品時，委請藝術家於展廳中打造有棕櫚植栽的裝置藝術；又如好拳擊的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當年在自家院中即設有拳擊練習場，記得《太陽依舊升起》（The Sun also Rises）書中拳擊場景的讀者到此故居博物館應有人去茶未涼之感。

但對多數文學館而言，參觀也仍不是業務上的句號。事實上，參觀的定位應是鼓勵更多閱讀、更多創作的起點。如華盛頓科幻小說博物館出版號稱「外帶展品」的女性科幻小說家作品合集，大眾可以在亞馬遜等通路購得；都柏林的愛爾蘭文學博物館不但在花園中擺有閱讀長椅，室內也提供紙筆邀請你寫下你的故事開場白；臺灣文學館則有矢志提高臺灣文學能見度的臺灣文學金典獎徵文獎項等。或許這些召喚你心中文字靈的舉動，才是文學博物館在延續文學火種時最重要的儀式。

我看書，這使我多活幾度生命。——三毛（1943～1991）

到文學館來看書看展看人吧，這是一種獨特觀看方法的練習，時日久了，你也可以更慢速但更深切的看見人間，看見想像，看見自己。

1 純真博物館是先有書稿、再有實體的博物館。（Photography by Svklmkin, CC BY 4.0）

2 許多文學家博物館原是作家寓所。圖為海明威在美國佛羅里達的故居（Photography by Andreas Lamecker, CC BY 3.0）